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左傳要義卷

七
九
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李陽棧

給事中_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_臣孫玉庭

謄錄監生_臣趙炎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要義卷七

宋 魏了翁 撰

桓公三年至六年

一 桓於春不書王言十四矢不班厯

三年注經之至羸縣正義曰桓公元年二年十年十八
年凡四年於春有五九年春無王無月其餘十三年雖
春有月悉皆無王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

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有王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有王正終生之卒也十八年書王范甯注云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先儒多用穀梁之說賈逵云不書王弒君易祊田成宋亂無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治桓杜以正是王正歷從王出故以爲王者班歷史乃書王明此歷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

班歷則諸侯之史不得書王言此十三年無王皆王不
班歷故也

二 劉炫規杜周不班歷魯不改歷自矛盾

劉炫規過云天王失不班歷經不書王乃是國之大事
何得傳無異文又昭二十二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
經皆書王豈是王室猶能班歷又襄二十七年再失閏
杜云魯之司歷頓置兩閏又哀十三年十二月蝓杜云
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如杜所注歷既天王所

班魯人何得擅改又子朝奔楚其年王室方定王位猶且未定諸侯不知所奉復有何人尚能班歷昭二十三年秋乃書天王居於狄泉則其春未有王矣時未有王歷無所出何故其年亦書王也若春秋之歷必是天王所班則周之錯失不關於魯魯人雖或知之無由輒得改正襄二十七年傳稱司歷過再失閏者是周司歷也魯司歷也而杜釋例云魯之司歷始覺其謬頃置兩閏以應天正若歷爲王班當一論王命寧敢專置閏月改

易歲年哀十二年十二月螽仲尼曰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於釋例又云季孫雖聞此言猶不即改明年復螽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歷既言歷爲王班又稱魯人輒改改之不憚於王亦復何須王歷杜之此言自相矛盾以此立說難得而通又案春秋經之闕文甚多其事非一亦如夫人有氏無姜有姜無氏及大雨霖虜咎如潰之類也此無王者正是闕文耳今刪定知此不書王非是經之闕文必以爲失不班歷者杜

之所據雖無明文若必闕文止應一事兩事而已不應一公之內十四年並闕王字杜以周禮有頒告朔於邦國都鄙以有成文故爲此說但齊桓晉文以前翼戴天子王室雖微猶能班厯至靈王景王以後王室卑微厯或諸侯所爲亦遙稟天子正朔所以有子朝之亂經仍稱王不責所不得也猶如大夫之疾卒公疾在外雖不與小飲亦同書日之限然則司厯之過魯史所改據此而言有何可責劉君不尋此旨橫生異同以規杜過恐

非其義也

三 闇虛當月月必減光

食既者謂日光盡也故云既盡也月體無光得日照而生光半照即爲弦全照乃成望望爲日光所照反得奪月光者厯家之說當日之衝有大如日者謂之闇虛闇虛當月則月必減光故爲月食張衡靈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是謂闇虛在星則星微遇月則月食是言日奪月光故月食也若是日奪月光則應每望常食而望

亦有不食者由其道度異也

四 日月一百七十餘日一交有正不正

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遞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故月

光即滅譬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旁照他物若使鏡正當日水正當火則水鏡之光不能有照日之奪月亦猶是也日月同會道度相交月掩日光故日食日奪月光故月食言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是月體所映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

五 月在日南日北故食有上下

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是其

行有高下故食不同也故異義云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下其食虧於下也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拵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拵疏者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復能見而日食既也日食者實是月映之也但日之所在月體不見聖人不言月來食日而云有物食之以自食爲文闕於所不見也

六
天子不親逆女諸侯有故得使卿

注禮君至卿逆正義曰天子尊無與敵不自親逆使卿
逆而上公臨之諸侯則親逆有故得使卿八年祭公逆
王后於紀傳曰禮也是當使人天子不親逆也襄十五
年傳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卿不行非禮也是
知天子之禮當使卿逆而上公臨之也禮記哀公問曰
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
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對哀
公指言魯事是諸侯正禮當親逆也莊二十四年公如

齊逆女丘明不爲之傳以其得禮故也文四年逆婦姜於齊傳曰卿不行非禮也以卿不行爲非禮知君有故得使卿逆也

七 桓惡而有年異之

宣十六年書大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爲有年五穀大熟爲大有年杜取穀梁爲說其義亦當然也周禮疾醫以五穀養病鄭玄云五穀麻黍稷麥豆卽月令五時所食穀也賈云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

有案昭元年傳曰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是言
歲豐爲佐助之非妖異之物也君行既惡澤不下流遇
有豐年輒以爲異是則無道之世唯宜有大饑不宜有
豐年非上天祐民之本意也

八
兩服爲主以漸參之故爲驂四馬

注驂駢馬正義曰說文云駢驂旁馬是駢驂爲一也初
駕馬者以二馬夾轅而已又駕一馬與兩服爲參故謂
之驂又駕一馬乃謂之四馬故說文云驂駕三馬也四一

乘也兩服爲主以漸參之兩旁二馬遂名爲驂故總舉一乘則謂之駟指其駢馬則謂之驂詩稱兩驂如舞二馬皆稱驂禮記稱說驂以疇之一馬亦稱驂是本其初參遂以爲名也驂馬在衡外挽剗每絰於木由頸不當衡故也名駢者以駟馬有駢駢之容故少儀云駢駢翼翼是也

九 帶遂逆女傳文各言其一

公子遂逆女傳言尊君命是奉時君之命也此言脩先

君之好是稱先君爲辭也。壘遂俱是逆女傳文各言其一。是互舉其義。昏禮納采辭曰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其納徵辭曰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徵是男家辭也。主人醴賓辭曰子爲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是女家辭也。彼士禮也。故稱先人若諸侯則稱先君。

十 凡公嫁女卿大夫送之

凡公至送之。正義曰昏以相敵爲耦。先以敵國爲文。然

後於大國小國辨其所異姊妹於敵國猶上卿送之於
大國則上卿必矣且姊妹禮於先君不以所嫁輕重雖
則小國亦使上卿送也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文承公
子送之下謂送公子非送姊妹也周禮班官唯有中大
夫無上大夫也

十一 三卿五大夫五人中又分上下

禮記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鄭玄云上大夫曰卿則
上大夫即卿也又無上大夫矣而此云上大夫者諸侯

之制三卿五大夫五人之中又復分爲上下成三年傳
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
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
大夫是分大夫爲上下也

二十 芮伯萬出居魏釋芮魏本末

地理志云馮翊臨晉縣芮卿故芮國也河東郡河北縣
詩魏國也世本芮魏皆姬姓尚書顧命成王將崩有芮
伯爲卿士名謚不見魏之初封不知何人閔元年晉獻

公滅魏芮則不知誰滅之

十 雖周正建子言時皆據夏正

周之春正月建子即是夏之仲冬也周禮大司馬中冬
教大閱遂以狩田是田狩從夏時也釋例曰三王異正
朔而夏數爲得天雖在周代於言時舉事皆據夏正故
公以春狩而傳曰書時禮也

十 諸國各有狩地非常故書

哀十四年傳曰西狩於大野經不書大野明其得常地

故不書耳由此而言則狩於禚蒐於紅及比蒲昌間皆非常地故書地也田狩之地須有常者古者民多地狹唯在山澤之間乃有不殖之地故天子諸侯必於其封內擇隙地而爲之僖三十三年傳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是其諸國各有常狩之處違其常處則犯害居民故書地以譏之

十 宰渠伯糾攝父職以出聘故譏

注宰官至放此正義曰周禮天官有大宰小宰宰夫知

宰是官也傳言父在故名知伯糾是名自然渠爲氏矣
周禮大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未知伯糾是何
宰也賤之乃書名則於法當書字但中下大夫例皆書
字則此宰高下猶未可量故注直言王官之宰不指小
宰宰夫慎疑故也詩稱濟濟多士書戒無曠庶官爲政
有三擇人爲急王官之宰當以才授位今其父居官而
使子攝職是王者輕侮爵位遭人則可故書名以譏之
糾之出聘事由於王而賤糾者王不應授糾糾不應受

使二者俱有其過貶糾亦所以責王如宰咺之比也

十州公虞公皆以小國稱

州公如曹正義曰周禮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隱五年公羊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然則三公之外爵稱公者唯二王之後杞與宋耳此州公及僖五年晉人執虞公並是小國而得稱公者鄭玄王制注以爲殷地三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武王

克殷雖制五等之爵而因殷三等之地及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小國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滿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言爵尊國小蓋指此州公虞公也案虞是克商始封非爲殷之餘國鄭玄之言不可通於此矣杜之所解亦無明言唯世族譜云虞姬姓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爲虞仲之後處中國爲西吳後世謂之虞公服虔云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爲公未知孰是

或者嘗爲三公之官若虢公之屬故稱公也以其無文故備言之劉炫難服云周法二王之後乃得稱公雖復周公大公之勲齊桓晉文之霸位止通侯未升上等州有何功得遷公爵若其爵得稱公土亦應廣安得爵爲上公地仍小國若地被兼黜爵亦宜減安得地既削小爵尚尊崇此則理之不通也

十 始貳於虢至是全奪鄭伯政

隱三年傳稱王貳於虢謂欲分政於虢不復專任鄭伯

也及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即周鄭交惡未得與之
八年傳曰虢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於是始與之政共
鄭伯分王政矣九年傳曰鄭伯爲王左卿士然則虢公
爲右卿士與鄭伯夾輔王也此年王奪鄭伯政全奪與
虢不使鄭伯復知王政鄭伯積恨不復朝王

十 八 田穰苴司馬法

史記稱齊景公之時有田穰苴善用兵景公尊之位爲
大司馬六國時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乃使

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

十注以旒爲旗或謂以大木發石

賈逵以旒爲發石一曰飛石引范蠡兵法作飛石之事以證之說文亦云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礮敵與賈同也案范蠡兵法雖有飛石之事不言名爲旒也發石非旒旗之比說文載之故却而以飛石解之爲不類矣且三軍之衆人多路遠發石之動何以可見而使二

拒準之爲擊鼓候也注以旃說爲長故從之

十二祭仲是名公羊以爲字因善其行權

隱元年傳稱祭仲上云祭仲足此云祭足十一年傳云祭封人仲足此人雖名字互見而不知孰字孰名公羊以仲爲字左氏先儒亦以爲字但春秋之例諸侯之卿嘉之乃書字十一年經書祭仲而事無可嘉注意以仲爲名故云名仲字仲足釋例曰伯仲叔季固人字之常然古今亦有以爲名者而公羊守株專謂祭氏以仲爲

字既謂之字無辭以善之因託以行權人臣而善其行
權逐君是亂人倫壞大教也說左氏者知其不可更云
鄭人嘉之以字告故書字此爲因有告命之例欲以苟
免未是春秋之實也宰渠伯糾蕭叔大心皆以伯叔爲
名則仲亦名也

二十
一 仍叔之子以童子將命而久留

注仍叔至末秋正義曰此子來聘傳雖不言聘意蓋爲
將伐鄭而遣告魯也經在伐鄭之上傳在伐鄭之下明

其必有深意故注者原之以爲童子將命無速反之心
久留在魯故經書夏聘傳釋之於末秋譏其夏至而秋
未反也

二十 魯不祭地而注總言天地之祭

注言凡至南郊正義曰下三句謂雩嘗烝也雩是祭天
嘗烝祭宗廟此無祭地而言祭地者因天連言地耳周
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對則別爲三名散則
總爲一號禮諸侯不得祭天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

帝故雩亦祀帝書傳皆不言魯得祭地蓋不祭地也魯不祭地而注言天地者以發凡言例雖因魯史經文然凡之所論總包天地及諸國

二十
三 傳有啓蟄之文故注引漢初氣名

夏小正曰正月啓蟄其傳曰始發蟄也故漢氏之始以啓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以迄於今踵而不改今歷正月雨水中四月小滿中八月秋分中十月小雪

中注皆以此四句爲建寅建巳建酉建亥之月則啓蟄
當雨水龍見當小滿始殺當秋分閉蟄當小雪晉世之
歷亦以雨水爲正月而釋例云歷法正月節立春啓
蟄爲中氣者因傳有啓蟄之文故遠取漢初氣名欲令
傳與歷合其餘三者不可強同其名雖則不同其法理
亦不異故釋例云案歷法有啓蟄驚蟄而無龍見始殺
閉蟄此古人所名不同然其法推不得有異傳曰火伏
而後蟄者畢此謂十月始蟄也至十一月則遂閉之猶

二月之驚蟄既啓之後遂驚而後出始蟄之後又自閉塞也是言啓蟄爲正月中閉蟄爲十月中也

二十四
四 凡候天時不以月惟周禮以月

釋例曰凡十二月而節氣有二十四氣通三百六十六日分爲四時間之以閏月故節未必恒在其月初而中氣亦不得恒在其月之半是以傳舉天宿氣節爲文而不以月爲正也上功作者不必月日故亦言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此其大

準也是言凡候天時皆不以月爲其節有參差故也若周禮不舉天象故以月爲正大司馬職曰中夏獻禽以享祐中冬獻禽以享烝言四時之祭不得後仲月非謂孟月不得祭也釋例曰周禮祭宗廟以四仲蓋言其下限也下限至於仲月則上限起於孟月烝起建亥之月則嘗起建申之月此言始殺而嘗謂建酉之月亦是下限也若仲是下限則周之正月得爲烝祭春秋之例得常不書而八年書正月烝者釋例曰經書正月烝得仲

月之時也其夏五月復烝此爲過烝若但書夏五月烝則唯可知其非時故先發正月之烝而繼書五月烝以示非時并明再烝瀆也然仲月雖不過時而月節有前有卻若使節前月卻即爲非禮

二十
五 魯郊以啓蟄記言周之孟春不可信

如此傳注必是建寅之月方始郊天周之孟春未得郊也禮記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以祀帝於郊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季夏周之六月即

孟春周之正月矣又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如彼記文則魯郊以周之孟春而傳言啓蟄而郊者禮記後人所錄其言或中或否未必所言皆是正禮襄七年傳孟獻子曰啓蟄而郊禮記左傳俱稱獻子而記言日至傳言啓蟄一人兩說必有謬者若七月而禘獻子爲之時應有七月禘矣烝嘗過則書禘過亦應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是知獻子本無此言不

得云禮記是而左傳非也明堂位言正月郊蓋春秋之末魯稍僭侈見天子冬至祭天便以正月祀帝記者不察其本遂謂正月爲常明堂位後世之書其末章云魯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春秋之世三君見弑鬻而弔士有誅俗變多矣尚云無之此言既誣則郊亦難信以此知記言孟春非正禮也

二十 此祀天南郊與鄭玄六天說異

二十 杜遵王說劉炫謂冬夏祭配不同

鄭玄注書多用讖緯言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天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崑崙之山神又有神州之神太司樂冬至祭於圜丘者祭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月令四時迎氣於四郊所祭者祭五德之帝太微宮中五帝坐星也春秋緯文耀鉤云太微宮中有五帝坐星蒼帝其名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五德之帝謂此也其夏至郊天祭其所感之帝焉周人木德祭靈威仰也魯無冬至

之祭唯祭靈威仰耳唯鄭玄立此爲義而先儒悉不然故王肅作聖證論引羣書以證之言郊則圜丘圜丘即郊天體唯一安得有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集解釋例都不言有二天然則杜意天子冬至所祭魯人啓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此注直云祀天南郊不言靈威仰明與鄭異也劉炫云夏正郊天后稷配也冬至祭天圜丘以帝嚳配也

二十 魯得雩上帝稱大

傳有言雩而經書大雩者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蓋以諸侯雩山川魯得雩上帝故稱大月令云大雩帝用盛樂是雩帝稱大雩也

二十 凡 鄭玄四月正雩顛氏龍見即五月

龍見而雩定在建巳之月而月令記於仲夏章者鄭玄云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五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祀而求雨因著正雩於此月失之矣杜佑以爲月令秦

法非是周典。潁氏子嚴以龍見，即是五月。釋例曰：月令之書出自呂不韋，其意欲爲秦制，非古典也。潁氏因之以爲龍見五月五月之時，龍星已過於見，此爲強牽天宿以附會不韋之月令，非所以據而據，既以不安，且又自違。左氏傳稱秋大雩，書不時，此秋即潁氏之五月而忘其不時之文，而欲以雩祭是言月令不得與傳合也。鄭玄禮注云：雩之言吁也，言吁嗟哭泣以求雨也。郊雩俱是祈禱，何獨雩爲吁嗟旱而修雩言吁嗟可矣。四月

常雩於時未旱何當言吁嗟也賈服以雩爲遠故杜從之

三始殺而嘗實起建申月而云酉

注建酉至宗廟正義曰嘗者薦於宗廟以嘗新爲名知必待嘉穀熟乃爲之也詩稱八月其穫穫刈嘉穀在於八月知始殺爲建酉之月陰氣始殺也釋例引詩蒹葭蒼蒼白露爲霜以證始殺百草也月令孟秋白露降季秋霜始降然則七月有白露八月白露結九月乃成霜

時寒有漸歲事稍成八月嘉穀熟所薦之物備故以建
酉之月薦嘗於宗廟案月令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
先薦寢廟則似七月穀熟矣七月當嘗祭而云建酉之
月乃嘗祭者以上下準之始殺嘗祭實起於建中之月
今云建酉者言其下限然杜獨於嘗祭舉下限者以秋
物初熟孝子之祭必待新物故特舉下限而言之哀十
三年子服景伯謂吳人宰曰魯將十月上辛有事於上
帝先公季辛而畢彼雖恐吳之辭亦是八月嘗祭之驗

也何則於時會吳在夏公至在秋景伯言然之時秋之初也若嘗在建申嘗言九月不應遠指十月知十月是嘗祭之常期周之十月是建酉之月也建酉是下限耳若節前月卻孟秋物成亦可以孟秋嘗祭十四年八月

乙亥

嘗乃是建未月故注云先時亦過也

三十一 閉蟄是亥月昆蟲得陰而藏

傳稱火伏而後蟄者畢周禮季秋內火則火以季秋入而孟冬伏是蟲以孟冬蟄故知閉蟄是建亥之月也王

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鄭玄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陰陽即寒溫也祭統注云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也是蟄蟲謂之昆蟲也

三十 卜祭日不過三涉次節則書譏慢

卜日至慢也正義曰祭必當卜卜有吉否不吉則當改卜次旬故不可期以一日卜不過三故限以一月過涉次月之節則書之以譏其慢

三十 適妻長子以天子舉之故書始生

注桓公至生也正義曰適妻長子於法當爲大子故以大子之禮舉之由舉以正禮故史書於策古人之立大子其禮雖則無文蓋亦待其長大特加禮命如今之臨軒策拜始生之時未得卽爲大子也以其備用正禮故書其生未得命故不言大子也杜云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又云文公哀公其母並無明文未知其母是適與否蓋其父未爲君之前已生縱令是適亦不書也釋例云據公衡之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杜此注

云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書之然則雖適夫人之長子不用大子之禮亦不書也

三十
四 忠於民而信於神

於文中心爲忠言中心愛物也人言爲信謂言不虛妄也
在上位者思利於民欲民之安飽是其忠也祝官吏官正其言辭不欺誑鬼神是其信也今隨國民皆饑餒而君快情欲是不思利民是不忠也祝史詐稱功德以祭鬼神是不正言辭是不信也無忠無信不可謂道

三十 奉牲食酒告神總以民德馨香

夫民至於難正義曰鬼神之情依人而行故云夫民神之主也以民和乃神說故聖王先成其民而后致力於神言養民使成就然後致孝享由是告神之辭各有成百姓之意祭之所用有牲有食有酒耳聖人文飾辭義爲立嘉名以告神季梁舉其告辭解其告意故奉牲以告神曰博碩肥膷者非謂所祭之牲廣大肥充而已乃言民之畜產盡肥充皆所以得博碩肥膷者由四種之

謂故又申說四種之事四謂者第一謂民力普徧安存故致第二畜之碩大滋息民力普存所以致之者由民無勞後養畜以時故六畜碩大蕃多滋息民力普存又致第三不有疾病疥癬所以然者由民力普存身無疲苦故所養六畜飲食以理埽刷依法故皮毛身體無疥癬疾病民力普存又致第四備膾咸有所以然者由民力普存人皆逸樂種種養畜羣牲備有也奉盛以告神曰潔粢豐盛者非謂所祭之食潔淨豐多而已乃言民

之糧食盡豐多也言豐潔者謂其春夏秋三時農之要節爲政不害於民得使盡力耕耘自事生產故百姓和而年歲豐也奉酒醴以告神曰嘉粟旨酒者非謂所祭之酒粟善味美而已乃言百姓之情上下皆善美也言嘉旨者謂其國內上下羣臣及民皆有善德而無違上之心若民心不和則酒食腥穢由上下皆善故酒食馨香非言酒食馨香無腥膻臭穢乃謂民德馨香無讒諛邪惡也所謂馨香總上三者由是玉者將說神心先和

民志故務其三時使農無廢業修其五教使家道協和
親其九族使內外無怨然後致其潔敬之祀於神明矣
於是民俗大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戰無不克今
民各有心或欲從主或欲叛君不得謂爲無違上之心
而鬼神之主百姓饑饉民力彫竭不得爲年歲豐也民
既不和則神心不說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神所不福
民所不與以此敵大必喪其師君且修政撫其民人而
親兄弟之國以爲外援如是則庶幾可以免於禍難也

告牲肥碩言民畜多告粢豐潔言民食多告酒嘉旨不言民酒多而言民德善者酒之與食俱以米粟爲之於盛已言年豐故於酒變言嘉德重明民和之意

三十
杜以九族爲外親有服異族與鄭異

漢世儒者說九族有二異義今禮戴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之女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

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玄孫凡九皆同姓謹案禮總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鄭駁云玄之間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唯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

皆總禮雜記下總麻之服不禁嫁女取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列名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是鄭從古尚書說以九族爲高祖至玄孫也此注所云猶是禮戴歐陽等說以鄭玄駁云女子不得與父兄爲異族故簡去其母惟取其子以服重者爲先耳其意亦不異也不從古學與鄭說者此言親其九族詩刺不親九族必以九族者疏遠恩情已薄故

刺其不親而美其能親耳高祖至父已之所稟承也子
至玄孫已之所生育也人之於此誰或不親而美其能
親也詩刺棄其九族豈復上遺父母下棄子孫哉若言
棄其九族謂棄其出高祖出曾祖者然則豈亦棄其出
曾孫出玄孫者乎又鄭玄爲昏必三十而娶則人年九
十始有曾孫其高祖玄孫無相及之理則是族終無九
安得九族而親之三族九族族名雖同而三九數異引
三族以難九族爲不相值矣若緣三及九則三九不異

設使高祖喪玄孫死亦應不得爲昏禮何不言九族之不虞也以此知九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

三十
七 釋大牢少牢名義

大牢牢之大者三牲牛羊豕具爲大牢儀禮少牢饋食之禮以羊豕爲少牢以牲多少稱大少也詩公劉曰執豕於牢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是牢者養牲之處故因以爲名鄭玄詩箋云繫養曰牢

三十 接以大牢謂以禮接夫人與鄭異

禮記內則曰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大牢文在三日
負子之上則三日之內接之矣記云凡接子擇日鄭云
雖三日之內必選其吉焉是三日之內擇日接之爲子
接母故記稱接子此傳舉之之下即云接以大牢亦以
接子爲文其寔接母故云以禮接夫人重適也鄭玄云
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此言以禮
接之則與鄭異也

三十 宗婦謂同宗之婦

襄二年葬齊姜傳曰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諸姜是同姓之女知宗婦是同宗之婦也公與夫人共命之故使宗婦待夫人

十四 以德命為義如名昌發

注若文至名發正義曰周本紀稱大王見季歷生昌有聖瑞乃言曰我世常有興者其在昌乎則是大王見其有瑞度其當興故名之曰昌欲令昌盛周也其度德命

發則無以言之服虔云謂若大王度德命文王曰昌文
王命武王曰發似其有舊說也舊說以爲文王見武王
之生以爲必發兵誅暴故名曰發

四十
一 不以國謂本國諸言不以通臣民

下云以國則廢名以國不可易須廢名不諱若以他國
爲名則不須自廢名也且春秋之世晉侯周衛侯鄭陳
侯吳衛侯晉之徒皆以他國爲名以此知不以國者謂
國君之子不得自以本國爲名不以山川者亦謂國內

之山川下云以山川則廢主謂廢國內所祭之主也若他國山川則非其主不須廢也此雖因公之問而對以此法曲禮亦云名子者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則諸言不以者臣民亦不得以也

四十 不以隱疾非黑臀黑肱之類

案周語單襄公曰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白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此與叔虞季友復何以異而云不得名也且黑臀黑肱本非疾病以證隱疾

非其類矣詩稱如有隱憂是隱爲痛也以痛疾爲名則不祥之甚故以爲辟不祥

四十 君父名生不斥言死卒哭乃諱

四十 未爲諱前君臣得同名

注君父至斥言正義曰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謂君父生存之時臣子不得指斥其名也禮稱父前子名君前臣名鄭玄云對至尊無大小皆相名是對父則弟可以名兄對君則子可以名父非此則不可也文十四年

傳曰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
氏注云猶言某甲是斥君名也彼以不順故斥其名知
平常不斥君也成十六年傳曰藥書將載晉侯鉞曰書
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注云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彼以
對君故名其父知平常不斥父也雖不斥其名猶未是
爲諱曲禮曰卒哭乃諱鄭玄云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
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
不非是其未爲之諱故得與君同名但言及於君則不

斥君名耳既言生已不斥死復爲之加諱欲表爲諱之節故言然以形之禮既卒哭以木鐸狗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皆禮記檀弓文也既引其文更解其意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也親盡謂高祖之父服絕廟毀而親情盡也卒哭之後則以鬼神事之故言以諱事神又解終將諱之所諱世數自父上至高祖皆不敢斥言此謂天子諸侯禮也曲禮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鄭玄云此謂庶人適

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以其立廟事之無容不爲之諱也天子諸侯立親廟四故高祖以下皆爲諱親盡乃舍之既言以諱事神則是神名必諱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詩雝禘太祖祭文王之廟也其經曰克昌厥後周公制禮醢人有昌本之菹七月之詩周公所作經曰一之日感發烝民詩曰四方爰發皆不以爲諱而得言之者古人諱者臨時言語有所辟耳至於制作經典則直言不諱曲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是爲詩

爲書不辟諱也由作詩不諱故祭得歌之尚書牧誓云
今予發武成云周王發武王稱名告衆史官錄而不諱
知於法不當諱也金縢云元孫某獨諱者成王啓金縢
之書親自讀之諱其父名口改爲某既讀之後史官始
錄依主所讀遂即云某武成牧誓則宣諸衆人宣訖即
錄故因而不改也古者諱名而不諱字禮以王父字爲
氏明其不得諱也屈原云朕皇考曰伯庸是不諱之驗
也

四十 五 晉以唐叔改稱晉蓋王命

國名受之天子不可輒易若以國爲名終卒之後則廢名不諱若未卒之前誤以本國爲名則改其所名晉之先君唐叔封唐變父稱晉若國不可易而晉得改者蓋王命使改之

四十 六 山川廢主謂改其名

注改其山川之名正義曰廢主謂廢其所主山川之名不廢其所主之祭之者漢文帝諱恒改北嶽爲常山諱

名不廢嶽是也劉炫云廢主謂廢其所主山川不復更得其祀故須改其山川之名魯改二山是其事也

四十七魯雖親盡猶諱具教獻子失問

晉語云范獻子聘於魯問具教之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爲具教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是其以鄉名山也禮稱舍故而諱新親盡不復更諱計獻子聘魯在昭公之世獻武之諱久已舍矣而尚以鄉對者當諱之時改其山號諱雖已舍山不復名故依本改名以其鄉

對猶司徒司空雖歷世多而不復故名也然獻子言之不爲失禮而云名其二諱以自尤者禮入國而問禁入門而問諱獻子入魯不問故以之爲慙耳

四十一 晉宋以諱廢司徒司空

晉以僖侯諱司徒廢爲中軍宋以武公諱司空廢爲司城

四十九 桓公昏不由媒傳注與詩異

會於嬴成昏於齊也注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

昏非禮也正義曰此成昏謂聘文姜也詩刺魯桓公不能禁制文姜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言桓公以媒得文姜此云不由媒者公親會齊侯必無媒也詩舉正法以刺上傳據實事以解經故不同耳

五
十書甲戌己丑謹疑審事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注未同盟而書名者來赴以名故也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此年

正月六日陳亂故再赴赴雖日異而皆以正月起文故但書正月慎疑審事故從赴兩書

五十一
書仍叔之子譏弱

天子大夫例皆書字仍氏叔字知是天子大夫也公羊穀梁皆以仍叔之子爲父老代父從政左氏直云弱也言其幼弱不言父在則是代父嗣位非父在也伯糾身未居官攝行父事故稱名以貶之此子雖已嗣位而未堪從政故繫父以譏之譏王使童子出聘也蘇氏用公

羊穀梁之義以爲父老來聘非父沒義或當然

五十
二 魚麗陳法以後伍承先偏

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
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注司馬法車戰二十
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
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陳法

五十
三 經書兩秋者三

秋大雩書不時也注十二公傳唯此年及襄二十六年

有兩秋此發雩祭之例欲顯天時以指事故重言秋異於凡事

五十一 楚自此始盛終於抗衡中國

關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注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卒當以少師爲計故云以爲後圖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鄧始懼楚楚子自此遂盛終於抗衡中國故傳備言其事以終始之

春秋左傳要義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要義卷八

宋 魏了翁 撰

桓公七年至十八年

一 焚咸丘譏盡物

禮記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則是已蟄得火田也
又爾雅釋天云火田為狩似法得火田而譏其焚者說
爾雅者李巡孫炎皆云放火燒草守其下風周禮羅氏

蜡則作羅襦鄭云襦細密之羅此時蟄者畢矣可以羅罔圍取禽獸也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然則彼火田者直焚其一叢一聚羅守下風非謂焚其一澤也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尚不盡取一羣豈容并焚一澤知其譏盡物故書也沈氏以周禮仲春火弊謂夏之仲春今周之二月乃夏之季冬故譏其盡物義亦通也

二 穀 鄧來朝書名杜與服衛各一說

世本鄧為曼姓莊十六年楚文王滅之穀則不知何姓

是誰滅之服注云穀鄧密邇於楚不親仁善鄰以自固卒為楚所滅無同好之救桓又有弑賢兄之惡故賤而名之

三書正月烝為下再烝見瀆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正義曰衛氏難杜云上五年閉蟄而烝謂十月此正月烝則是過時而烝春秋有一貶而起二事者若武氏子來求賻一責天王求賻二責魯之不共此正月烝一責過時二責見瀆何為不可而云非

禮記卷八
卷八
為過時者秦氏釋云案周禮四時之祭皆用四仲之月此正月則夏之仲冬何為不得烝而云過時也又傳無過時之文明知直為再烝而瀆也

四 王逆后嫁女皆使諸侯主昏

王使魯主昏故祭公來受魯命而往迎也凡昏姻皆賓主敵體相對行禮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為主令與夫家為禮天子聘后於諸侯亦使諸侯為主令與后家為禮嫁女則送女於魯令魯嫁女與人迎后則令魯為

主使魯遣使往逆故祭公受魯命也嫁王女者王姬至魯而後至夫家其王后昏后不來至魯者以王姬至魯待夫家之逆以為禮故須至魯后則王命已成於魯無事故即歸京師

五於逆稱王后於歸稱季姜

於逆稱王后舉其得主之命后禮已成於歸稱季姜申父母之尊言子尊不加於父母從父母之家而將歸於王據父母之家為文故於歸申父母之尊也

金史卷八十八 卷八十八
六祭公逆后必有卿從

公不獨行必有卿從卿不書舉重略輕也知非卿不行者以傳云禮也釋例曰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於齊傳曰卿不行非禮也知祭公如紀時亦有卿卿不書舉重略輕猶鞏邲之戰唯書卻克林父此天子使公卿之文是杜約彼文知公行必卿從也

七 鄭玄駁天子不親迎之說不當

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

敵體之義不親迎鄭玄駁之曰文王親迎於渭濱即天子親迎也天子雖尊其於后則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以天子當親迎也此注之意猶以為天子不親迎者以此時祭公迎后傳言禮也劉夏逆后譏卿不行皆不譏王不親行明是王不當親也文王之迎大妣身為公子親迎在殷世

未可據此以為天子禮也孔子之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周公之後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為言耳其意非說天子禮也且鄭玄注禮自以先聖為周公及駁異義則以天子二三其德自無定矣

八 漢淮二水源流

漢淮二水名漢淮之間漢北淮南禹貢云嶧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孔安國云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泗水至漢中東

行為漢水釋例曰漢一名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經漢中
魏興至南陽東南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禹貢又
云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釋例曰淮出義
陽平氏縣桐柏山東北經汝陰淮南譙國沛國下邳至
廣陵縣入海也

九巴郡在巴國江州縣姬姓

地理志巴郡故巴國江州是其治下縣也昭十三年楚
共王與巴姬埋璧則巴國姬姓也此年傳文十六年與秦

楚滅庸以後不見蓋楚滅之

十 梁荀賈始末

注梁國至國名正義曰地理志云馮翊夏陽縣故少梁也是梁在夏陽也僖十七年傳曰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瀛孕過期既以國配嬴則梁為嬴姓世本荀賈皆姬姓僖十九年秦人滅梁荀賈不知誰滅之晉大夫有荀氏賈氏蓋晉滅之以賜大夫

十 曹太子代父來朝賓以上卿

釋例曰周禮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則下其君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謂公侯伯子男之世子出會朝聘之儀也誓者告於天子正之以為世子受天子報命者也未誓謂在國正之而未告天子者也曹之世子未誓而來故賓之以上卿謂比於諸侯之上卿繼子男之末命數相準故也是言曹太子由未誓之故賓之以上卿謂以賓客待之上卿之禮也卿禮殮饗積膳之數掌客聘禮略有其事傳不言未誓知曹太子必未誓

者若誓則下其君一等而已侯伯之子當如子男不得
徒以上卿之禮待之也釋例總論世子故言比於諸侯
之上卿此指說曹國故分明辨之云各如其國之上卿
僖二十九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昭
二十三年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然則
小國之君乃當大國之卿小國之世子必不得當大國
之卿故知各如其國之上卿耳何休膏肓以為左氏以
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宜於義左氏為短鄭

箴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病孰當理其政預王事也
蘇云誓於天子下君一等未誓繼子男並是降下其君
寧是安居父位

十臨樂非歎所

非歎所也正義曰服虔云古之為享食所以觀威儀省
福禍無喪而戚憂必讎焉今太子臨樂而歎是父將死
而非先見也

十虞公姓系姓未

注虞國至陽縣正義曰譜云虞姬姓也周太王之子泰伯之弟仲雍是為虞仲嗣泰伯之後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為虞仲之後處中國為西吳後世謂之虞公僖五年晉滅之地理志河東大陽縣周武王封泰伯後於此是為虞公志言泰伯後者以仲雍嗣泰伯故也

十庶人稱匹夫匹婦

匹夫無罪正義曰士大夫已上則有妾媵庶人唯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故書傳通謂之匹夫匹婦也

十以王爵先書齊衛蓋抑鄭子魯

春秋之例主兵者先書此則鄭人主兵鄭宜在先而先序齊衛者王爵齊衛為侯尊於鄭伯故以王爵尊卑為序也不依主兵之例而以王爵序者魯班諸侯之戍以王爵為次鄭忽負功懷怒致有此師故特改常例還以王爵次之見魯猶秉周禮故也

十一鄭突不稱公子不繫鄭

注突厲至言鄭正義曰成十八年傳例曰諸侯納之曰

歸知此為宋所納故曰歸也突實公子而不稱公子傳
無褒貶之例知從告者之辭告者不言公子故不稱也
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十七年蔡季歸于蔡皆以字繫國
突不繫鄭者以文連祭仲之上已有鄭字蒙上鄭文故
不言鄭也以宋人執仲納突乃是一事連書故突得蒙
上文其鄭忽奔衛則鄭人別告致不連上文

十鄭忽既成君而書名從赴

注忽昭至名赴正義曰僖九年傳曰宋桓公卒未葬而

襄公會諸侯故曰子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
子未葬也彼以未葬故繫父知既葬則成君此莊公既
葬則忽成君矣宜書鄭伯出奔今書忽之名知鄭人賤
之以名赴也

十魯柔叔皆未賜族

注柔魯至地闕正義曰以柔不稱族與無駭相類是無
族可稱知其未賜族也亦以蔡叔無善可嘉知叔是名
叔亦無族蓋亦未賜族也

十稱君稱公稱主之別
九

注君謂屈瑕也正義曰禮坊記云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然則大夫不得稱君此謂屈瑕為君者楚僭王號縣尹稱公故呼卿為君大夫正法當呼為主昭元年傳醫和謂趙文子曰主相晉國是其事也祁盈之臣謂祁盈為君伯有之臣謂伯有為公是家臣稱其主耳

二陳五父即佗馬遷分為二人
十

十二年注厲公至從赴正義曰躍為厲公世本文也莊
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
五父即佗六年殺佗而厲公立也陳世家以佗與五父
為二人言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
為厲公立七年太子免之三弟躍林杵臼共弑厲公而
躍立是為利公利公立五月卒林立是為莊公案傳五
父佗一人而世家以為二人案經蔡人殺佗在桓公卒
之明年不得為佗立七年也佗以六年見殺躍以此年

始卒不得為躍立五月也既以佗為厲公又妄稱躍為利公世本本無利公皆是馬遷妄說東哲言馬遷分一人以為兩人以無為有謂此事也

二十
一 重書丙戌因舊史

仲尼書經不以日月褒貶或畧或詳非此所急故日月詳畧皆依舊文此重書丙戌非是義例以舊史所重故因史成文耳

二十
二 楚伐絞為城下之盟

傳注城下至深恥正義曰宣十五年楚圍宋傳稱華元謂子反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肯從城下之盟是其深恥也必為深恥者諸侯當好事四鄰以衛社稷相時而動量力而行今乃構怨彊敵兵臨城下力屈勢沮求服受盟是其不知之甚將為鄰國所笑故深恥之

二十 課軍中反間巡遶徧行之

說文云謀軍中反間也謂詐為敵國之人入其軍中伺

候間隙以反報其主故此訓謀為伺而兵書謂之反間也巡徧也謂巡遠徧行之

二十 四 先君未葬不得稱爵成君以接隣

杜以既葬為成君雖則踰年猶待葬訖故以惠公為非禮釋例曰父雖未葬喪服在身踰年則於其國內即位稱君伐鄭之役宋公衛侯是也春秋書魯事皆踰年即位稱公不可曠年無君則知他國亦同然據父未葬於其國內雖得伸其尊若以接鄰國則違禮失制也是言

先君未葬則不得稱爵成君以接鄰國也杜言違禮失制禮制亦無明文案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彼以踰年未葬不得稱王命使其禮制未可以此知接鄰國則違禮制也

二十
五 狃怙皆慣習之義

注狃怙也正義曰說文云狃狎也怙習也郭璞云慣怙也今俗語皆然則狃怙皆慣習之義以慣得勝則輕易前敵將自用其意不復持重

二十 不書所戰公後期

注公後至之地正義曰兩敵將戰必豫期戰地公未見紀鄭紀鄭已與齊宋先設戰期公不及設期唯及其戰故言戰而不書所戰之地言此地非公所期故不書也釋例曰桓十三年戰不書所期戰所在之地也公會戰而後期猶及諸侯共其成敗故備書諸國而不書地成十六年傳曰戰之日齊國佐至於師此其類也

二十 御廩災不害故不廢嘗

十四年注御廩至六年正義曰傳稱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明嘗之所用是御廩之所藏也禮記祭義云天子為籍千畝諸侯百畝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至也穀梁傳曰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月令季秋乃命冢宰藏帝籍之收於神倉鄭玄云重粢盛之委也帝籍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故為神倉以此諸文知御廩藏公所親耕

以奉粢盛之倉也廩即倉之別名周禮廩人為倉人之
長其職曰大祭祀則共其接盛鄭玄云接讀為扱以受
春人大祭祀之穀籍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不以給小用
是公所親耕之粟擬共祭祀藏於倉廩故謂之御廩災
其屋而不損其穀故曰書不害也

二十
八 熟饗生餼鄭無定解

周禮外內饗皆掌割亨之事亨人給外內饗之饗亨煮
饗者煮肉之名知熟曰饗哀二十四年傳稱晉人餼臧

石牛以生牛賜之知生曰餼又聘禮致饗餼五牢飪一
牢腥二牢餼二牢飪是熟肉腥是生肉知餼是未殺鄭
玄以為生牲曰餼唯鈇葉箋云腥曰餼欲以牽為牽行
故餼為已殺非定解也定解猶以生為餼傳諸言餼者
皆致生物於賓也

二十
九 蔡在衛上今在陳下蓋後至

諸侯之序以大小為次班序譜稱自慝至莊十四年四
十三歲征伐盟會者凡十六國時無霸主會同不并無

自
卷八
有成序其間蔡與衛凡七會六在衛上唯此處在陳下
故以為蓋後至也

三杜以定方中為未正中劉炫規之

注傳曰至月別正義曰杜以城向與下同月故檢叔弓
如勝經傳之異如勝與葬同月知此城向與出奔同月
但本事既異各隨本而書之下有月而此無月耳其實
同是十一月也但十一月水星昏猶未正故復推較歷
數此年月却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又方者未至

之辭故以定之方中為方欲向中而實未正中十一月
可以興土功書時非傳誤也劉炫規過以為案周語云
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
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隕霜
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
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先儒以為建戌之月霜始降
房星見霜降之後寒風至而心星見鄭玄云辰角見謂
九月本天根見謂九月末天根謂氐星是也自是火見

是建亥之月又春秋城楚丘是正月而杜引詩云定之方中未正中也定星豈正月未正中乎據此諸文則火見土功必是建亥之月則建戌之月必無土功之理而杜以為建戌之月得城向者非也今以為周語之文單子見陳不除道故譏為此言故所舉時節並在早月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單子云隕霜而冬裘具九月已裘是其早也且周語之文據尋常節氣九月而除道十月而興土功杜以此年閏在六月則建戌之月二十一日已

得建亥節氣是十月節在九月之中土功之事何為不可諸侯城楚丘自在正月衛人初作宮室必在其前杜云定星方欲正中於理何失劉君廣引周語之文以規杜杜以月却節前何須致難

三十
一 居卿位從卿底日平歷數

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于邦國然則天子掌歷者謂太史也太史下大夫非卿故不在六卿之數傳言居卿則是尊之若卿故知非卿而位從卿故言居

卿也平歷數者謂掌作歷數平其遲速而頒於邦國也
晦朔弦望交會有期日月五星行道有度歷而數之故
曰歷數也

三十
二 釋女家男室

傳女有家男有室正義曰沈氏云卿大夫稱家家者內
外之大名戶內曰室但男子一家之主職主內外故曰
家婦人主閨內之事故為室也劉炫云釋宮云宮謂之
室其內謂之家則家之與室義無以異欲見男子之別

故以室屬之其實室家同也

三十 轅高渠彌觀起車裂

十八年傳轅高渠彌襄二十二年傳稱轅觀起於四境
又曰觀起車裂是其事也周禮滌狼氏誓僕右曰殺誓
馭曰車轅然則周法有此刑也

三十 四 書來戰于郎善魯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注改侵伐而書來戰善魯之
用周班惡三國討有辭正義曰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

法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侵
伐者師旅討罪之名也魯以周禮為班則魯有禮矣三
國伐有禮是討有辭矣春秋善魯之用周班不使三國
得伐之故改侵伐而書來戰言若三國自來戰而魯人
不與戰也釋例曰此聖人之所以扶獎王室敦崇大教
故詭常例以特見之

三十 五 王卿士譖其屬大夫於王

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注虢仲王卿士詹父屬大夫

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正義曰周禮每卿之下皆有大夫傳言譖其大夫知是屬已之大夫非虢大夫者若虢國大夫虢仲自得加罪無為譖之於王且其若是虢人不得以王師伐虢故也

三十
六 以七月壬辰書於八月

壬辰是七月二十三日上有七月書於八月之下如此類者注皆謂之日誤今云從赴者以其終不可通蓋欲兩解故也以五年正月起文傳言再赴是赴以正月也

五年陳侯鮑卒以十二月甲戌為正月

三十突以自奔為文沒逐者主名

突既篡立權不足以自固又不能倚任祭仲及與小臣造賊盜之計故以自奔為文罪之也例在昭三年釋例曰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傳稱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臣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主名以自奔為文衛獻公出奔不名鄭伯突及北燕伯款蔡侯朱等皆書名者從彼告辭

三十一
忽稱太子杜謂守介節忘大計

忽實居君位故今還以復其位之例為文也稱世子者忽為太子有母氏之寵宗卿之援有功於諸侯此太子之盛者也而守介節以失大國之助知三公子之彊不從祭仲之言修小善繫小行從匹夫之仁忘社稷之大計故君子謂之善自為謀言不能謀國也父卒而不能自君鄭人亦不君之出則降名以赴入則逆以太子之禮始於見逐終於見殺三公子更立亂國者實忽之由

復歸例在成十八年正義曰鄧曼所生立為世子是有母氏之寵也宗卿謂同姓之卿祭仲之女曰雍姬則祭仲姬姓是同宗卿也

三十 王世子不名諸侯世子名附庸稱人

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正義曰三國俱稱人合行禮知其尊卑同也以邾子未得王命知牟葛之等是附庸邾黎來朝附庸書名此若君自親來則亦應稱名若遣臣來聘又不得稱朝曹伯

使世子射姑來朝是世子有稱朝之義知此三人皆附庸世子攝行父事而來朝也諸侯之卿稱名大夫降稱人是人之於名例差一等若附庸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釋例曰王之世子不名諸侯世子則名附庸世子稱人

四
十馬遷誤書夫人夷姜

世家云初宣公愛夫人夷姜烝淫而謂之夫人馬遷謬耳

一 四十 日食必存晦朔朔須甲乙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甲乙者歷之紀也晦朔者日月之會也日食不可以不存晦朔晦朔須甲乙而可推故日食必以書朔日為例

四十 鄭昭公知所惡或云嫌其不斷

弑君者人臣之極惡也昭公惡其人其人果行大惡是昭公知所惡矣言昭公惡之不妥也韓子以為君子言知所惡者非多其知之明而嫌其心不斷也致使渠彌

含憎懼死故昭公見殺

四十
三 並后匹嫡兩政耦國

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妾
如后匹嫡庶如嫡兩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
周公弗從故及及於難也

春秋左傳要義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要義卷九

宋 魏了翁 撰

莊公元年至八年

一 無事而書月閔僖亦然

元年王正月正義曰此月無事而空書月者莊雖不即君位而亦改元朝廟與民更始史書其事見此月公宜即位而父弒母出不忍即位故空書其文閔僖亦然

二 單采伯爵故知為天子卿

檢經上下公卿書爵大夫書字單采書爵故為卿也單者天子畿內地名人君賜臣以邑令采取稅賦謂之采地禮運曰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食邑為采地單氏世仕王朝此及文公之世皆云單伯成公以下嘗稱單子知伯子皆爵也此時稱伯後降為子耳

三 單伯不稱使天子嫁女不親昏

不稱王使之意王於時將遣魯主昏必先有命豈得未嘗命魯徑送女來故知王已命魯為主魯已承受王命單伯送女付魯而已不復重宣王命故不稱使也十一年王姬不云王使送者為送者微也以姬繫王不稱女字以王為尊故繫之於王且以別於內女內女則以字配姓謂之伯姬是也公羊傳曰使我主之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所以然者昏之行禮必

賓主相敵天子於諸侯諸侯於大夫不親昏者尊卑不敵故也二王之後雖所賓客示崇先代而已不得即與王敵嫁於二王之後亦使諸侯主之秦漢以來使三公主之呼為公主

四築王姬之館于外杜謂不忍不敢

注公在至于外正義曰穀梁傳曰築之外變之正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意言公與齊為仇又身有重服不得與齊侯為禮故築於

外也左氏先儒亦用此為說杜案傳文稱請以彭生除之齊人雖為殺彭生心實仇齊但不敢逆王命故以諒闇為辭故築館于外杜謂諸侯之喪既葬則衰麻除矣不得以喪服為言也若仇不除服未釋則諸侯之國同姓多矣天王不應強使魯侯冒斬衰接父讎與之行吉禮也以此益明杜諒闇之言為得其實徒以昏姻吉禮行事在廟公在諒闇之內慮齊侯當來親迎不可使以全吉之禮接賓於廟又讎除服釋不敢逆王命辭主昏

故築舍於外使齊侯從外迎之

五 追錫魯桓衛襄如後世哀策

注榮叔至之比正義曰公羊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又詩唐風無衣之篇晉人為其君請命於天子之使以無衣為辭則王錫諸侯當有服也傳稱王賜晉惠公命受玉惰則王賜又有玉也但賜諸侯以玉者欲使執而朝覲所以合瑞今追命桓公若追命衛襄之比止應褒稱其德賜之策書或有服以表尊卑不復合

瑞未必有玉也釋例曰天子錫命其詳未聞諸侯或即位而見錫或歷年乃加錫或已薨而追錫魯桓薨後見錫則亦衛襄之比也魯文即位見錫則亦晉惠之比也魯成八年齊靈二十三年乃見錫隨恩所加得失存乎其事觀其錫之早晚知恩之厚薄觀其人之善惡知事之得失故傳不復顯言其是非也杜於追命衛襄之下注云命如令之哀策魏晉以來唯天子崩乃有哀策將葬於是遣奠讀之陳大行功德叙臣子哀情非此類也

人臣之喪不作哀策良臣既卒或贈之以官褒德序哀載之於策將葬賜其家以告柩如今哀策蓋此之類也

六齊人遷三邑取地不取民

齊人遷此三邑非三邑之人自遷也故知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也蘇氏云直取其地不取其民故云遷不云取不言所往之處者志在去之而已非欲安存其人故與宋人遷宿文同其文異於邢遷也釋例曰邢遷于夷儀則以自遷為文宋人遷宿齊人遷陽則

以宋齊為文各從彼此所遷之實記注之常辭亦非例也。邢在東莞言郡部在朱虛不言郡者釋例土地名朱虛亦屬東莞使之蒙上郡。

七 父弒母出不忍行即位之禮

穀梁傳曰接練時錄母之變始念之也其意言文姜往年如齊至此年三月猶尚不反三月練祭念及其母乃書其出奔非三月始從魯去也左氏先儒皆用此說杜不然者史之所書據實而錄未有虛書其事者也夫人

若遂不還則孫已久矣何故至是三月始言孫于齊乎
公若念及於母自可迎使來歸何以反書其孫豈莊公
召命史官使書其母孫乎又禮三年之喪期月而練桓
公以往年四月薨至今年三月未得一期何故已得為
練而云接練錄變存君念母也若以經無還文即言留
齊不反則自是以後亦無還文二年夫人會齊侯于禚
豈復自齊會之哉以此知三月始從魯去也

八辨慶父庶長稱仲而時人稱孟

莊公時年十五者以桓六年生至此二年為十五莊二
十七年公羊傳曰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
母弟也左氏先儒用此為說杜以不然故明之釋例曰
經書公子慶父伐於餘丘而公羊以為莊公母弟計其
年歲既未能統軍又無晉悼王孫滿幼知之文此蓋公
羊之妄而先儒曾不覺悟取以為左氏義今推案傳之
上下羽父之弑隱公皆諮謀於桓公則桓公已成人也
傳曰生桓公而惠公薨指明仲子唯有此男非謂生在

薨年也桓以成人而弒隱即位乃娶于齊自應有長庶故氏曰孟此明證也公疾問後於叔牙牙稱慶父材疑同母也傳稱季友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故以死奉般情義相推考之左氏有若符契是杜名其異母之意也氏曰孟氏傳文實然而經稱仲孫杜無明釋八年傳稱仲慶父其舉謚稱之則謂之共仲蓋慶父雖為庶長而以仲為字其後子孫以字為氏是以經書仲孫時人以其庶長稱孟故傳稱孟孫其以謚配字而謂之共仲猶

臧僖伯管敬仲之類也劉炫云慶父自稱仲欲同於正
適言已少次莊公為三家之長故以莊公為伯而自稱
仲春秋之例皆傳言實而經順其意經稱當時之事書
其自稱之辭其人自稱仲孫不得不書為仲傳序以適
之事舉時人之語時人呼為孟氏不得不以孟錄論語
云孟孫問孝於我是時人呼云孟氏也楚公子棄疾弑
君取國改名為居經書楚子居卒是從其自稱也

九 書齊王姬卒由魯嫁

他國夫人之卒例皆不書唯魯女為諸侯之妻書其卒耳王姬非是內女亦書其卒為比之內女故也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是其比內女也

十溺以專命去公子與翬同

正義曰隱四年翬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傳曰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彼不稱公子傳言疾之今溺亦不稱公子傳亦疾之

知其事與翬同疾其專命而行故去氏也公子非氏貶與氏同故言氏也

十紀季入邑以存先祀貴之

注紀季至貴之正義曰公羊傳曰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請復五廟以存姑姊妹穀梁傳曰鄆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鄆事齊也杜取彼為說知季是紀侯之弟以鄆邑入齊為附庸之君附屬齊國也諸侯之卿例當書名善其能自存立故書字貴之

也釋例曰齊侯鄭伯詐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大懼而謀難於魯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齊遂逼之遷其三邑國有旦夕之危而不能自入為附庸故分季以鄙使請事于齊大去之後季為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季之力也

十享者兩君相見之禮非婦人所用

鄭玄儀禮注云饗謂享大牢以飲賓則享是飲酒大禮與會小別而以享為會者言夫人與齊侯會而設享禮

故書享齊侯也定十年夾谷之會傳稱齊侯將享公孔丘拒之乃不果享是享者兩君相見之禮二年穀梁傳曰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是享非夫人所當用也禮不合用而夫人用之故直書以見其失也定本享會作享食

十 三 紀 侯 大 去 其 國 不 言 奔 滅

釋例曰紀侯力弱慮窮自以列國不忍屈臣於齊使季以鄙求安而脫身外寓季果為附庸社稷有奉故不言

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辭蓋時史即實而言仲尼弗改故傳不言故書書曰也是說大去之意也滅人國者皆毀其宗廟遷其社稷紀季雖降為附庸得自立廟社而其國不滅也諸侯之奔皆被逐而出此則不見迫逐故不言奔時史謂之大去仲尼以為得理故因而用之十二年叔姬歸于鄆則紀季雖全得紀國亦不移就紀都紀之宗廟社稷皆遷於鄆承祀如本故為不滅雖云國祚不滅其實為齊所吞紀之器物財賄

亦應為齊所得成二年傳稱紀甌玉磬目之以紀得非
滅紀所得也季既入臣於齊縱使齊不自取必應以之
為賂假令季以賂齊亦是滅紀所得也

十 楚始更陳法參用子
四

正義曰揚雄以爾雅釋古今之語作書擬之采異方之
語謂之方言方言云戟謂之子郭璞云取名於鉤子也
戟是擊刺之兵有上刺之刃又有下鉤之刃故以鉤子
為名也始云授師子焉是往前未以此器授師故云然

則楚始於此參用戟為陳言參用之者參雜用之陳之
所用非專用戟

十 楠或音曼或音朗以字體未定

注楠木名正義曰此字之音或為曼或為朗若以楠
為聲當作曼以兩為聲當作朗字體難定故兩為之音
杜直云木名不知木何所似木有似榆者俗呼為朗榆
蓋為楠也

六 王人雖微而授大事故稱人稱字

六年注王人至稱字正義曰昭十二年傳稱叔孫昭子
三命踰父兄則昭子之父叔孫豹再命也再命而名見於
經知諸侯之卿再命三命皆書名一命乃稱人諸侯之
臣既然則王朝之臣亦然周禮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
命下士一命故杜以為劉夏石尚稱名氏者上士中士
也稱王人者下士也僖八年公羊傳曰王人微者知此
王人亦微者故云王人王之微官也春秋之世二字而
子在上者皆是字

十月微復無雲而恒星不見

七年注恒常至昏沒正義曰恒常釋詁文夜者自昏至旦之總名但此經下言夜中則此言夜者夜未至中謂初昏之後耳非竟夜不見星也穀梁夜作昔傳曰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必如彼言星出以前名之曰昔則名昔之時法當未有星矣何以怪其不見而書為異也明經所言夜者夜昏之後星應見之時而不見耳公羊傳曰恒星者何列星也言天官列宿常

見之星也於時周之四月則夏之仲春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鄭玄云弧在輿鬼南則於時南方之星盡當列見謂常見之星者謂南方之星也杜以長厯校之知辛卯是四月五日也杜以五日光尚微不能奄星使不見若有雲蔽當時復無雲蓋日光不以昏沒是故以為異也

十星隕而且雨非狀似雨

注如而至知之正義曰公羊說如雨者言其狀似雨也

此傳言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偕訓為俱與雨俱下不得為狀似雨也故轉如為而謂星落而且雨其數多與雨雜下所落非一星也非常為異害物為災此二事雖是天之變異不見物被災害皆記異也星隕非常固可記異雨乃常事亦言之者見星之隕其勢宜明時乃陰雨雨內見星所以為異主言星之異不言雨之為異也夜之早晚以星為驗日光不匿恒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

十大水漂熟麥故書無麥苗

直言無麥苗似是麥之苗而知麥苗別者公羊傳曰曷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待無麥然後書無苗如彼傳文知麥苗別也且此秋今之五月麥已熟矣不得方云麥之無苗故知熟麥及五稼之苗皆為水漂殺也

二 治兵告於廟習於巷

治兵於廟欲就尊嚴之處使之畏威用命耳但軍旅之眾非廟內所容止應告於宗廟出在門巷習之昭十八

年傳稱鄭人簡兵大蒐將為蒐除杜云治兵于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是告於廟習於巷也下有圍邨知治兵為圍邨也沈云周禮中秋治兵月令孟春云是月也不可以稱兵所以甲午治兵者以為圍邨故非時治兵猶如備難而城非時不譏沈又云治兵之禮必須告廟告廟雖是內事治兵乃是外事故雖告廟仍用甲午且治兵則征伐之類又為圍邨雖在郊內亦用剛日甲午治兵公羊以為祠兵謂殺牲享士卒

二十 書師還善莊公克已復禮

注時史至師還正義曰春秋之例公行征伐還則書至命將出師未有書師還者也慶父請伐齊師欲以自圍郕之師迴伐齊師若用其言則方相戰鬥師或喪敗公乃自責無德引罪歸已時史善公克已復禮全軍而還喜其得還故特書師還也傳言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君子謂當時之史書此師還以善魯莊公也仲尼以為得理故因而用之克已復禮論語文也克勝也已雖恨齊

勝情而止責己而不責於人合於禮意僖三十年
秦晉圍鄭傳稱秦人竊與鄭盟子犯請擊秦師晉侯
不許與此事同而彼無善文者曾莊中平之主能有善
事故為可嘉晉文身為霸主而私自恨鄭引秦共伐而
秦人背之失其所與則為不知得免不知之譏已為幸
矣雖不從子犯未足可尚時史不善其事故仲尼亦無
褒文

二十 杜氏不見古文尚書故以邁種為逸書

傳夏書至乃降正義曰此虞書臯陶謨之文以述禹事
故傳謂之夏書孔安國以為邁行種布降下也言臯陶
能行布其德德乃下洽於民故民歸之今引之斷章取
證降義當言臯陶能布行其德由其有德乃為人降服
也杜不見古文故以為逸書以邁為勉言臯陶能勉力
種樹功德不知德乃降亦是書文謂為莊公之語故隔
從下注言能慕臯陶之種德乃人自降服之自恨不能
如臯陶也

二十 附庸雖無爵命得祀宗廟山川

附庸之君雖無爵命而分地建國南面之主得立宗廟守祭祀僖二十有一年傳曰任宿須句顓臾皆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論語云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須句顓臾皆附庸也得祀所出之祖主其境內山川明得祀先君奉社稷

二十 紀侯由齊去而齊以禮葬其妻

紀季入鄆為齊附庸而紀侯去其國齊侯加禮初附

以崇厚義故攝伯姬之喪而以紀國夫人禮葬之正義
曰紀侯由齊大去則是齊為紀讎而葬其夫人故解其
意云云不書諡者亡國之婦夫妻皆降莫與之諡而賈
許方以諸侯禮說文失之也由魯會之故書

二十
五 楚武授兵於廟臨齊而蕩

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注將授兵于廟故齊蕩
動散也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
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注楚為小國

辟陋在夷至此武王始起其衆僭號稱王陳兵授師志
意盈滿臨齊而散故鄧曼以天地鬼神為徵應之符

二十
六 楚武王初為陳兵之法曰荆尸

尸陳也釋詁文荆即楚之舊邑故云荆亦楚也楚本小
國地狹民少雖時復出師未自為法式今始言荆尸則
武王初為楚國陳兵之法名曰荆尸使後人用之宣十
二年傳稱荆尸而舉是遵行之也

二十
七 邾顏子肥封邾為附庸稱名

正義曰邾者附庸之國黎來其君之名傳言未王命者解其稱名之意由未得爵命為諸侯故稱名也經書其名傳言未王命此傳所發即是附庸稱名之例例當稱名故儀父稱字為貴之也邾之上世出於邾國世本云邾顏居邾肥從邾宋仲子注云邾顏別封小子肥於邾為小邾子則顏是邾君肥始封邾譜云小邾邾子俠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為附庸居邾邾曾孫黎來始見春秋附從齊桓以尊周室命為小邾子穆

公之孫惠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楚滅之世本言肥杜
譜言友當是一人僖七年經書小邾子來朝知齊桓請
王命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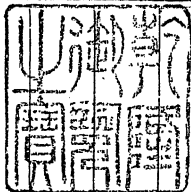
二十三甥欲圖楚子時楚未為彊

膏肓以為楚鄧彊弱相縣若從三甥之言楚子雖死鄧
滅曾不旋踵若剗腹去疾炊炭止沸左氏為短鄭箴云
楚之彊盛從滅鄧以後於時楚未為彊何得云彊弱相
縣蘇氏云三甥既有此語左氏因史記之文錄其實事

非君子之論何以非之

二十九 傳言楚滅鄧為經書楚事張本

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注還年伐申還
之年十六年魯莊公十六年為經書楚事張本



春秋左傳要義卷九